

928
y
2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卷之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憲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

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
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
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
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
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
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
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
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
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
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

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
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
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
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
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
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
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
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
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
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

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
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
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
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
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
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
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
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
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
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

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
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
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
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
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
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
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
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
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
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

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

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踈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

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
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
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
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
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
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
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
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
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
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
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
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
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
與敵大矣曷爲而異其禮盖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
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
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
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何謂天子之禮正
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

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
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歿皆曰崩葬
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
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
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
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鄰國其臣慢之者必因
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
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
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
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

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
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
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絕其惡得中國
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
來歸不爲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
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
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于夷狄則夷狄
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爲正統之患者滅亡則
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
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

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爲某帝某
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
謚其所爲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
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
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闕得失不書詔令
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
弑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
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
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
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弑非惡乎君

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
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
能安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
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
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
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
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
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慮也奚而爲天下慮使女主
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弑而不亡暴虐而繼世
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

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

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矣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二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

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
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
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
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
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
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
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
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
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
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

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
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
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侯來者
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
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
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惟主其帝而虜之或羞
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
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
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
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

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崩殂薨卒之稱迥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

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覲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

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齧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恠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况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

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
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恐以魯國
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
也復何僭乎又况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
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
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
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
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
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
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

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
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
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
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
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
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
蛇虫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
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
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

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

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偏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

卷之二
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既信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

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

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與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

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

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

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耻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

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二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已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

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爲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王

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斲善治弓者見其斲則斲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梟爲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
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
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
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
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
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
爲畜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
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
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
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

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
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
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
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
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
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
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于法漢唐之法
駁雜而踈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
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
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

於亂况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

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積豕之牙吉積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僊而無力以鹽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

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
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
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
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
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
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
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
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聞不笑則怒矣故
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
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

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
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
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天也不爲煩
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
於獵而不傷麋卵樵而不斬萌孽皆仁也其爲義也
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
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
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畧
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
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

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

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耻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耻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

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

於已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耻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

之器然善爲寶王計者器既成則截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壞矣故國有治於踈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咲踈畧者爲愚而不知踈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

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千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

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未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

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真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絕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己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慮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

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賁
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
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
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
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
要而心嘗欲然夸辭不出於口怙色不形於面以旁
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
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
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
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耻聞

過耻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
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
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
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
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
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雍蔽彼
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
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
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
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

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爲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用人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

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族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爲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爲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爲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爲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群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勸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

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聰察則不然以爲群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由已出故徃徃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斲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以絲斲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

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

爲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
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
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
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
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
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諫直諍者有好名而
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
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
於好名哉善用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
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

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
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
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
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
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
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
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
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
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
善士非真無其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

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敷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爲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已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

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爲是曷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
帝樵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
無異陳叔寶揚廣好自矜伐以爲群臣莫已出而其
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旣
不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辟之兌戈垂矢王
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
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利用未
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
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作是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
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

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
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
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
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
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
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
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
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日

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瞽惑迷亂者鮮矣
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
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
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
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爲政而爲
政之方有八明而不至乎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
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
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爲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
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
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爲學必先治於心

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
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
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
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日
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
遠邑無飢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
心是以恒見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
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爲治好仁則姑
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廢疑當作嚴或近於殘寬
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失於小人或始

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銳而旋致縱怠漢之
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
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克之以學故哉人惟知
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爲能居億兆之
上處尊榮之勢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此人君之不
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
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
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悅而不忘善爲智者蓋有不用

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孚而
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
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嗷洶洶乎其可
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渙漫浩渺不復少
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
端其變也無恒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
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于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
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爲者未足見人之量
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
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處之若無授之以深

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徃古
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爲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
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
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于
河澤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鱉之波而使食息於
平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
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
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
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天才知才智自
見于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
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
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
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
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
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
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
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
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竒以奉之而使之

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已者卒怠而不脩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

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

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
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
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
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
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
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
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兢有自重
知耻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修

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
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
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
未有不爲竊咲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間吾
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
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
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摔人而擊之則愚
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
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
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

卷之三
七
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耻而畏避之矣得其
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
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
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
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
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
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纁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
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
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

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鉄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
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
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
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
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
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
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
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
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
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

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汗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耻爲醉酒者所輕咲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

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耻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

者乎易者忽之以爲踈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爲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爲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爲止怠鄙者不加畏闕葺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爲

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嶢然有異於衆而爲衆之所服善用用者取其爲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瞽而以得位者爲冒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爲高恒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

不行而令不信于下知不爲衆之所與也則益不自重而爲毀廉蔑耻之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爲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得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

內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媿耻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于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爲善者君子

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爲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爲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爲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

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猴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胥吏以至于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于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鄣鄣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

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
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
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
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
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
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
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
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
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
慮亦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師心自爲旣已失矣而

秦又并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
以劫黔首辟之去悍馬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
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
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
也其禍實自秦始皇秦之民卽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
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狼凶戾視其君如仇
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
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
其詈言諛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
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

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肇釁繫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恠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

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恃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鄙比間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

許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

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已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咲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咲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犬升灶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旣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宜頑愚僻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旣立使人視斧鑕如乾几席而無所避豈

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不畏矣故以
刑罰爲威者威旣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旣成
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
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
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
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
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
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
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
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

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
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
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
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
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
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揆
其當損益者而踈畧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
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
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咸屬于縣雍有
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

睦有正以忠信薦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
之吉成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
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
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
聽讀既正書衆名于冊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
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
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
昇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
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
曰孝曰弟曰親鄰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

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
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
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
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
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
俾家之脩脩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
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
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
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
學于睦之正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

績而升易之爲

此下疑有缺誤

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要

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塋死而絕者食病而窶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復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爲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爲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爲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

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嫻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

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暮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

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祐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

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二
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
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
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
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
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
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
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
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
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

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
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
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
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
而教之傳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
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
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
施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
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
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

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
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
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
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
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
子貞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
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
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
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
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

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
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
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
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
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
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
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
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
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
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

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

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蝨聚蚊合以諂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踈禁濶四百年之基用

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
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
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
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耻雖曰綱紀
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番亡
之際孀后少主旣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
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
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
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
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

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而
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
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
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
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
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
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
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
壞以至于今譬如弊鍾漏鐻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
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

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

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搥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

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群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剝削次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

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

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况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咲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

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

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
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耻興廉耻興而
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
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
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
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
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
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為膠漆散之為沙塵

合之為手足而離之為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
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為天下之人賤
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
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
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
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為高世之士
之輕重吾以為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
者方以是為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
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
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

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
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將使庸夫婦人
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
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
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
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
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
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
之矣方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
其心恒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

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
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
尊以遺世爲高而些爵祿爲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
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
市欲使千家之人曰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
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
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
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
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
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

卷之三
二十七
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耻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勅之以辭說毆之以賞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耻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孳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

富貴家子之勝已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耻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黃冠掌禽獸玄冠綏武不齒之服也

縞冠素紕而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由是而推之其寔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曷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耻而慕乎善觀乎服可耻之飾者知其爲當戒而禁乎惡之爲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悖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葺莽之間苟槩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

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爲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攢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爲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爲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耻也必勉於自修見爲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慎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爲士君子斯民孰與爲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

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耻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耻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耻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爲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專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歸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息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周官

一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
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鄉
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

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
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
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
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二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
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
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
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
之甚也以言乎養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
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
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媿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

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
鄉欲其相調相資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
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
日夜提掇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
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
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
祭醕則肄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
詳故疑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
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狼顧爲視
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

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虛
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
而不可復制情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
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
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
左袵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
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
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興百世之墜典非明以察之勇
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
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

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
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
也

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
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
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
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
之過哉琯以迂踈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
琯之所爲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

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爲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墻履寧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卒爲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

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閔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

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備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徃徃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

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馭曰車轅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

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二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群飲者爲過甚旣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

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戢民酗管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感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况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勉

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日不禁人之奔孰
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
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
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
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爲此姑息
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
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
與非決矣人奚由僞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

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
察之惟恐其不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
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
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
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
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強
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鬪于
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劫於
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
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

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况苛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

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責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

不可不慎况著之於書是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珎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羗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

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足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称獻美女善馬玆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邠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

武王誅紂

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

卷之四
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
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
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
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
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
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
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儼
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竒聞怪說
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
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

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
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
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
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
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
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
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
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
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
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

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殖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旣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

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然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怒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間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

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

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髡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止亦已

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云

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於蠻貊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

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云子思曰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云

云止無失爲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

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
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
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
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皇帝之書
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
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
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
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
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
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

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
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
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
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
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
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
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
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霽彩山
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
典篇徃徃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

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
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
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
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
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
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
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
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
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僞邪雖然聖人之經
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

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
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
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
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
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
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
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
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
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
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繁祭鮪攝桑剥瓜剥棗納蔚取茶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剥鰾頒米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奚不曰

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

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吊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二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

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遠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

者其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徃徃謬誕與書不合由
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
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
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
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
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
后惟其讐言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
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

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
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
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
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
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
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
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
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
要也非此書所謂徧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
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絕之事也所謂以仁爲

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答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矣况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略

三略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僞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淺鄙狹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事職國勢乃弱其詭譎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

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僞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爲之講義曲爲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爲僞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蓍荷篠丈人之流皆不

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誣譎之臣作爲聲譎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

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旣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恊意者出於門人弟

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

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浸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恠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鬼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鉞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

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據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

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
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
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
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
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
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
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
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
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
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
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
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
間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
鬻臂與毋盟置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
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
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

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
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
喜功者之戒哉

讀慎子

世以慎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
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
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
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
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
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

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
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
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辨也豈惟無事乎辨亦無事乎言也充
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
辨辨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辨
矣若公孫龍之辨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
言而煥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之論
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

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

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柅而難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
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
如拯溺鍤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
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
手據鞭朴而後為治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
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
則萬事傾怠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偏生於懈慢
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
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
有惠王問荅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
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
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
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
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為將且

卷之四
恐不救而况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二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爲職無恠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利令分塞令東伍令經卒

論之
令勤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

卷之四
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

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醜死何有

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

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二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儗者僭也儕以荀卿者

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蘄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帝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二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朝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竒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丘華荐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荅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

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異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

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燬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其譁咲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涸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爲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翱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喪質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

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惟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及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登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于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爲其所志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終其身而不恤著之

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覩其烈光傷已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爲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晞聲隅子之爲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晞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違理者頗有之然晞狠愎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不靈羨之言爲仁以屈原爲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選冠禮家

廟之法不復弗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爲耻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

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亡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全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堅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

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全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全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恠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全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四終

第 35523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
図書館 2



